

FA•FA•FA•FA•FA•FA•FA•FA•FA!

邢 小 军

南 阳

法 庭

审 理

纪 实



李 汤 官 司

的

前 前 后 后

jin ren min
chu ban she

天津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本来面目，是被历史定格化的物象。一切叙述都有可能还原历史的轮廓，而不可能还原历史的全部。

●本文力求以客观的态度，因为作者知道任何诉诸于感情色彩的文字，都有可能致使关注这桩案件的读者思维受到干扰。

●来自南阳的第一手材料，只是披露了纷争的来龙去脉，给人以法律思考，而无权充当他们纷争的法官。

引 子

1992年7月仲夏。

古老的南阳，一起轰动全国的名人名誉权受侵害案使这里蜚声大江南北。顿时，沸沸扬扬，一派热闹景象。

南阳，古称宛。毛泽东曾在1948年11月5日为新华社撰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一文中，对南阳做过这样的描述：“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秀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这段背景材料道出南阳乃非属一般，不仅地处战略要道，而且人才济济，一度辉煌。

岁月流逝，时过境迁，古老的宛城随着硝烟战争的熄灭，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使不少当代的年轻人竟不知这座古城在中国的什么地方。然而，谁也未曾想到，“一起使人平静、再不能平静的侵害名誉权民事纠纷案”，仅仅由于牵扯到演艺界两

个名人，竟使南阳这座古城，在九十年代再度成为国人瞩目的热点。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风波乍起.....	(1)
第二章 山雨欲来	(28)
第三章 披挂上阵	(45)
第四章 对簿公堂	(68)
第五章 最后判决.....	(175)
第六章 并非尾声.....	(190)

第一章 风波乍起

1992年1月26日，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委托其丈夫肖卓能、律师巩沙专程南下，向河南省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长达六页的起诉状。三天后，法院派专人将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送到了被告《声屏周报》及其记者汤生午手中。法院正式受理此案，使一度为国内传媒纷纷报道的这起有关名人的名誉权纷争，将最终诉诸法律以求公正。

那么，这一引人注目的诉讼案又缘何而起呢？



1991年1月16日，河南南阳《声屏周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该报记者汤生午采写的一则报道，并配发了歌星韦唯的近照。

该报道全文如下：

有人说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干脆说她已经自杀，舆论莫衷一是。

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个中原因

她得的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各种因素在她心灵上造成了创伤

本报讯(记者 汤生午)一个让亿万听众揪心的传言，从去年10月份起，在全国广泛流传。传言的内容既震撼人又带有特殊色彩，那就是——韦唯得艾滋病了。更惊人的传言是，韦唯已经自杀。个别报纸证实了韦唯在亚运会期间确实累倒，但未有更详细说明。加上韦唯在公开场合露面较之过去急剧减少，有关报道也难以见到，各种传言似乎更加可信。

记者在这沸沸扬扬的舆论热潮中，于上月20日以后，急切地同韦唯进行了几次通话，韦唯在电话那端以平静的口气但却伤心地道出了她从不愿向外人多讲的此事起因。

在90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10年前以一曲《乡恋》而名噪大陆的某位乐团领导，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

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艾滋病了。舆论哗然。

在此之前，韦唯在许多事上，已因这位领导莫名其妙的动因而处处受到非难。韦唯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已一年。做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正常的医疗费这位领导却不准报销。文化部分给该团三位演员三套住房，其中明确指示要考虑分给韦唯一套。实际结果，不仅同韦唯毫不沾边，而且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一直到处租房、一年中能搬四个地方的韦唯，今年初其父分到了套房后，才算有了落脚点。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对韦唯的演出邀请，在各方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

该领导曾对韦唯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们关系也许才好相处。但走的方式更见其用意“特殊”，她希望韦唯，一是去国外，二是辞职。如果想调走，那请拿10万元钱来。事实证明这其中也是有诈。当然，还有一条最简单的，就是要韦唯给她写下一个保证，保证今后永远不再登台演唱。如此荒谬的要求竟能发出，可见该领导对韦唯的演唱事业已多么嫉恨。说到此，该领导种种举止的归因，也就昭然若揭了。

记者的一位同事曾得到这位领导的明确宣告：我就是要整韦唯！怎么了“共产党”要整个人还不容易？当然，这里的“共产党”应是该领导的个人

认为。

如上各种因素，给韦唯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同时也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为此，韦唯没有参加亚运会闭幕式上有十几位通俗歌手登场的联唱。依韦唯的演唱地位，此活动中没她的身影，肯定要引起观众的猜疑。传言再加上现实，更加剧了全社会的广泛议论。

在此种环境中，韦唯已无心情演唱，另外，她也不愿面对尚有复杂心态的观众。

从工作环境到舆论环境，韦唯目前都陷入着被人刻意制造出的困境。她在电话中怅然地告诉记者，在她感到无助时，她确实也想过不再活下去。

当年以一曲《爱的奉献》而为社会唤起无数爱的回音的韦唯，如今在自己亲身生活中却再次感受到“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巨大价值。对她来说，一心扑在艺术上和事业上的成功，再也不象从前所想的那样是个单纯的事情了。韦唯说：我知道，人的精力是多么的有限，而人生可做的有意义的美好的事情又是那么多。如果我能够，我是多么希望用我的这一点精力，为社会、为人类留下美好，用歌声为我们长长的人生铺下一道彩虹！

这则报道见报当天，报社就接二连三地接到读者的来电、来访，有的读者对他们及时为读者释

疑解惑而致谢，也有的对他们敢于触及社会热点的作法表示钦佩，而更多的则是为他们这种“大胆举动”而担忧。时隔不久，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陆续转载了这篇报道，使这家名不见经传、发行 20 余万份的报纸，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0 年前以一曲《乡恋》而名噪大陆的某位乐团领导”，即李谷一，是这篇文章潜在的主人公。李谷一在谈及纷争前后的情形时说，她起先并没有注意到南阳那个不怎么有名的《声屏周报》的报道，用李谷一的话讲：“我连南阳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然而，全国有不少关心李谷一的朋友和歌迷，他们迅速把那篇报道寄过来，还伴着一封封来信，朋友们非常关心李谷一是不是做了那篇报道中列举的那些事情，即 1990 年下半年曾盛传一时的韦唯得艾滋病的流言，是由李谷一在为亚运会的一次演出中制造并公开宣布的，以及韦唯在工资、医疗费、分房、应邀出国等许多问题上，因李谷一出于“嫉恨”，而使韦唯屡遭打击刁难的事实。

李谷一细细看了有关报纸的报道，她对这个事情才不得不重视起来。李谷一说：“我平生最恨那些给别人造谣的人。我成名后的这些年里，关于我的各种谣言太多了。最初，我也是觉得特别可气，可后来说得多了，我反而不在乎了。我现在总结出了一个真理：你既然想出名，你就得作好准备

被人说被人议论。所以，我对待谣言和传闻的态度是8个字：怪而不怪，其怪自败。既然我曾深受过各种谣言的伤害，我知道被谣言包围的痛苦，我怎么可能反过头来去给别人造谣呢？”

《声屏周报》那篇报道刊出半年后，《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该刊记者王冰的文章《谁愚弄了“上帝”》，这篇文章几乎逐条反驳了《声屏周报》的报道，由于王冰的文章与汤生午的报道大相径庭。于是，在读者的心目中，李谷一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王冰写道：

今年2月，河南省南阳《声屏周报》记者汤生午发表了采访歌星韦唯的报道。文章借韦唯之口向公众披露，前一时社会关于韦唯得艾滋病的谣传，是由中国轻音乐团团长李谷一——手炮制出来的。文章还曝光了这位青年歌星屡遭李谷一刁难的许多惊人内幕，如：李谷一无故停发韦唯工资；不准她报销正常的医疗费；将文化部明确指示分给韦唯和其他两位演员的3套住房全部上到自己的户口上，逼得韦唯四处流浪，国外通过文化部对韦唯发出的演出邀请，在各方面均已通过的情况下，唯独被李谷一无理拒绝，以及她要韦唯离开中国轻音乐团，并让韦唯给她写下今后永远不再登台的保证，给韦唯带来巨大精神创伤，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以致使韦唯竟产生了轻生念头……

此文既出，立刻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国

内许多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昔日李谷一悉心培育青年新秀的美好故事，幻化成了她如今一反常态，用心险恶地迫害后起才俊的痛苦现实，其中的是非曲直，自然成为人们饭后茶余集中谈论的新话题。

带着许多朋友迫切渴望澄清的问题，记者到中国轻音乐团进行了采访。通过与有关部门及乐团的同志反复交谈，并翻阅了轻音乐团提供的文件材料，我不由大吃一惊：原来，这竟是一篇为单纯追求轰动效应而歪曲事实、随意发挥的狗头狗尾的失实报道。

那位记者写道：韦唯在电话里告诉他，在去年亚运会的一次演出中，李谷一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用心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了艾滋病。对此，李谷一坦然地对记者说：“这完全是捏造。任何演出活动中，与节目无关的人都不可能上台随便乱说话，这是基本的常识，更何况亚运会的演出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我怎么可能干出这种荒唐事呢？每个有头脑的人只要稍加思考就行了，如果真有此事，那么韦唯决不答应，她至少会当众摔掉话筒愤然离去。”

记者又采访了轻音乐团其他同志，他们都认为这是个天大的笑话。因为在那3场演出中，向观众公开宣布韦唯有病的不是别人，正是韦唯自己。

为了造噱头，韦唯对台下的观众说：“我身体不好，一直生病，既然大家这么欢迎，我就再唱一个……”

关于无故停发韦唯一年工资的事，记者从轻音乐团人事干部那里了解的情况是：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批准了韦唯提出的自费赴瑞士旅游访友申请。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文化部的文件上明确指示轻音乐团对韦唯“假期期间停发工资”。韦唯的假期是3个月，但直到今天她也没回单位销假和报到，相反，却借出国为名，脱离团体和组织的管理，四处走穴，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实难给她发工资。

轻音乐团会计给我介绍了所谓“不准报销韦唯正常医疗费”的事。她说，韦唯去年9月底托本团一女演员带来7张在同仁堂药店买药的发票。由于全是外购药品，按国家财务报销制度中关于外购药品报销的规定，她转告韦唯只有出示有处方权的医生开具的外购药品处方才能予以报销，但时至今日，韦唯一直没拿来处方，所以，那7张单据便只好暂时存在她那里。这件事情李谷一事先不知道，直到看了那篇报道后找了会计才弄清楚。

房子问题，报道所述与事实大相径庭。据文化部主管房子的同志讲，文化部从不明确指示要把房子分给某某个人，它只面对所管辖的各单位。文

化部这次分给各团体的是国家商品房，轻音乐团要向房管部门交付高额的公支费用，因此在办理移交手续中，必须要由使用方面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保证。李谷一在协议书上签字，这是正常而又必须的手续，决非如报道中示意的是李谷一将房子占为己有，更与她的私人户口毫无联系。事实上，经过协商，轻音乐团从3套房子中挑选了一套最好的留给了韦唯。另两套分给了另两位女演员，她们早就与团里签了约搬进去住了。韦唯嫌房间少、楼层高、不满意；更重要的是，此时恰逢韦唯正考虑调离轻音乐团的事，并已经为此而四处联系能分给她3间一套和更多住房的新单位了。即便这样，轻音乐团还是为她保留了那套房子达半年之久，并付出了高额费用，直到去年9月，团里招收了一批外地演员，这些演员进团后无处栖身，团里才临时决定把这套房子暂时借给她们当了集体宿舍。

关于李谷一无理拒绝韦唯出国一事，经记者调查，也大有出入。去年10月，韦唯和李谷一商谈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邀请她出国演出的事，在李谷一一个人同意之后，轻音乐团领导小组又集体研究，按程序报告文化部，表示同意韦唯此次出国。但由于这次出国的派出机构不是文化部系统的单位，因而轻音乐团请示文化部，要求双方组织必须就所派演员在外期间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方

面的责任该由谁负等问题，坐下来商谈，予以明确。文化部艺术局领导曾找韦唯商谈此事，因她忙于走穴演出，未能如约，而局领导公务繁忙，不可能整天坐在办公室等韦唯一个人，此事便被拖延下来。

报道中关于李谷一要韦唯离团的事，与实际情况也相去甚远。去年2月以后文化部召开一系列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清理整顿文化市场，坚决刹住走穴风潮。为此，李谷一找到已经长期脱团走穴的韦唯，希望她正确认清形势，仔细考虑一下，作出选择：要么回团参加演出，要么离开国家正式剧团，成为演员个体户。像目前这样吃着国家饭不干活，只顾私自走穴捞外块是行不通的。况且她的表现已经引起了团里许多同志的反感。作为团长，李谷一无法再给她以往那种特别的关照了。韦唯答应认真考虑她的意见，请求两个月后再给明确答复。但是，她这一考虑就是整整一年，直至今年3月中旬，也就是对记者发表那番谈话后的两个月，才正式向团里写了申调书。而在此之前，韦唯还写信给李谷一，感谢她对自己多年的栽培，说“你确是我成功路上重要的促成人、保护人”。但由于“近来我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使我做出决定离开我工作多年并喜爱的团体和相处甚好的同志们。对此，你仍给予我更大更多的理解。我们都知道，我离开更好些，特别是对我。”“我们一直都相

处得很好，为此，我要向你表示深深的敬意及感谢！谢谢你几年来所给予的一切！”“我为我选择了轻音乐团而感到荣幸、骄傲！请相信我！”

至于李谷一要韦唯写下保证，保证今后永远不再登台演唱，就更是没谱没边的事了，不知那位记者是如何想像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报刊数量种类的不断增长，新闻界同行之间的竞争程度也愈显激烈。有些报刊的记者，为了吸引读者，单纯地追求猎奇性和轰动效应、对可能会产生严重影响的新闻事件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不去对所获材料进行分析 and 核实，不愿进行艰苦细致和全面的调查采访，而满足于“短平快”和“放卫星”。这样一来，其结果制造出来的新闻必然是“劣质产品”甚至是“虚假产品”，既侵犯当事人的名誉，又贻害群众。至于在写稿过程中，为了加强轰动性和爆炸性，不惜违背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准则，对事实添油加醋，断章取义乃至无中生有地任意发挥和凭空想像，就更为记者的神圣职业所不容。

联想到那篇报道，那位记者说他仅仅是通过电话采访的韦唯，当初给韦唯打完电话后，若能顺便给李谷一或轻音乐团其他领导打个电话证实一下，他就不至于写出那篇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一点符合实际、站不住脚的报道来。

据悉，李谷一为了澄清事实，推翻人为地加在

她身上的许多不实之词，维护自己的名誉权不受侵犯，已经决定近期内同发表这篇报道的有关报纸对簿公堂，诉诸法律。且不说这场官司结局如何，它至少对那位记者不是什么坏事。作为无冕之王，他应该懂得最基本的一条：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

王冰这篇“调查分析”刊发后，《声屏周报》7月31日迅速作出反应，它用编者答读者问的形式详细阐明了它的观点。《声屏周报》写道：

关伟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最近，我们陆续接到不少这样的来信和电话，特答复如下。

本报记者汤生午曾写过一篇关于歌星韦唯的报道，刊发在本报1月16日一版上。

此稿刊发半年之后，不知怎的引起了《中国青年》杂志一位署名为王冰的记者的兴趣，他在今年第七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愚弄了“上帝”》的调查分析，称汤生午的报道是“失实报道”。王冰的这篇“调查分析”刊发后，国内多家报纸转载。引出不少议论。

本报看到王冰的报道后，十分重视，立即派记者赴京，慎重地对本报关于韦唯的报道进行核实。本报做了充分的如下思想准备：即如果报道确实有误，应向有关人员赔礼道歉。但在核实材料中，